

城市表情

2012年2月3日 星期五

世相百态



实属意外

范俊强

我性格内向不善表达, 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屡试屡不中”, 奔波了半个月才如愿以偿。最糟糕的是, 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二十多岁了还没交过女朋友。在校时, 没有女朋友说忙学业也能过关; 工作后, 还是角落里的孩子——光棍, 就不过去了。老爸老妈时不时地催促着, 公司领导同事也对我大力支持: 一边鼓励我“可以边工作边恋爱”, 一边张罗着介绍对象。

不久, 一同事给我物色了一个在广告公司做文案的美女, 还是新闻学硕士。那天上午, 同事安排我们在人民公园见面, 简单介绍之后就找借口开溜了。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她, 心怦怦地跳得厉害——名副其实的美女, 个子高挑, 五官标致, 说话声音也悦耳, 但就是惜字如金。看她不爱说话, 我担心冷场, 就没话找话, 刚开始还很小心, 不紧不慢地聊, 话题随江上风中的小舟, 随处飘荡。

渐渐地, 我发现我是被自己“骗”了——原来在办公室熟悉的同事领导面前, 自己沉默寡言的, 在陌生人尤其是“感兴趣”的美女面前, 我还是比较能侃的。首先陈述的是我辉煌的大学

人生感悟

爱要选择相信

柳再义

爱是想他, 念他, 希望拥有他, 不让人碰他。

可是爱要选择相信。死心塌地地爱他, 理所当然地相信他。

不信任是一道裂纹。如果选择了怀疑, 一切都打折扣了。本来是快乐的, 且慢, 这美好的感觉不是真的吗? 于是不感动了, 怀疑给爱泼了一盆冷水。

因为不相信了, 就认为他说的话是虚假的了。虚情假意, 想骗谁呀。倒不是感情不真, 而是你的城门筑起了高墙。

所以, 恋爱的人一定不要让对方失去信任, 不要伤害爱情。

那些快乐的人, 头脑也许是简单的, 但他们是相信的。相信这个世界, 相信人心的美好。

在怀疑中生活的人, 是很累的。怀疑来, 怀疑去, 徘徊犹豫, 还是算了? 不付出真心, 而快乐, 早已从门前离去。

相信是乐观的态度, 像晴天。小的时候, 我曾经深信不疑。对亲人的爱, 对同学的友谊。我们认为别人说的话都是真的, 觉得不信任是小人的做法, 应该惭愧。后来, 这纯真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无暇的眸子也揉进了沙, 揭开日子

的面纱, 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那时, 我们是多么失落呀, 大哭一场之后, 就变了。有人说, 这是摆脱幼稚, 开始成熟了。可成熟的代价是萌生了怀疑。

有人说, 这是摆脱幼稚, 开始成熟了。可成熟的代价是萌生了怀疑。

在爱情中, 只会朝好处想的人是幸福的, 虽然, 他们冒着猝不及防的风险。而那些提心吊胆防守的人, 无论如何是品尝不到最浓烈的爱的。因为怀疑的目光, 已将爱的颜色改变。

相信了, 才能接纳这份感情。接纳了, 才会产生爱的甜蜜。

全心去爱吧, 不要让珍贵的感情被怀疑了。不要让爱寂寞, 不要让爱受折磨。这心灵圣洁的莲花, 不正是我们所盼望和思慕的吗?

万家灯火

电脑坏了的幸福

天底下没有比电脑坏掉更可怕的事情了! 对于我们网虫夫妻来说, 宁可断了炊也不能万别停电; 当然, 电脑更不能出问题。但这次可能我们两个黑白颠倒的作息方式让上帝也看不下去了, 家里新买的那台给老公专用的电脑昨天早上突然就启动不起来了。

我们捣鼓了半天, 最后一致认为它是电源坏了。因为才买了还不到一个月, 尚在质保期内, 于是就决定拿到科技市场去换一台。但因为住得远, 只好等到周末再过去。

老公不上班的时候炒股, 也喜欢在网上看电影, 我则需要每天盯着屏幕写论文。看他手里拿本书心不在焉地看着我的电脑, 我就知道这两天是过不去了。

他求我: “老婆, 你都玩了那么久了, 我就用就半小时好不好?”

“我看看我们单位信箱里有开会通知没有?”

“我看看今天的股票跌了没?”

“咱不是想让同学帮忙买台豆浆机嘛, 我瞅瞅他在网上



赵建伟

怎么给我留言的?”

这种讨好的语气我许多天都没有听到了, 心里麻麻酥酥地受用, 于是乖乖地把位置腾出来给了他。没想到, 老公的半小时变成了一小时, 一小时变成了一晚上。后来就变成他坐在他旁边心不在焉地看书了。

我想采取点强硬措施, 但真论起唇舌舌, 恐怕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 干脆把心一横, 一不做二不休, 说: “你再不还给我, 就谁也别用!”

没想到, 他竟然同意了。

关了电脑,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睡也睡不着, 干脆下楼走走。这么一想才发觉我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小区里散散步, 心情挺好, 空气里有一股春天的味道。看到天上月亮很大, 老公说, 前年我还专门带你到山上

看过月亮呢。想想也是, 我现在就住在山脚下, 两年了, 根本没有爬过山。

回到家里, 没得玩, 找出一副以前无聊时摆弄的象棋。老公从前是不大乐意和我下棋的, 说我水平太差, 和我下水平越玩越低。但今天, 没办法, 玩玩吧。没想到却很开心, 虽然最后还是我输了, 但拼杀了一个钟头感觉过瘾。

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似乎没有电脑也不是那么糟糕。临睡前, 老公说, 要不咱以后每天晚上都出去走走, 下盘棋吧, 看起来不错。

我和他相视一笑。

信息社会, 我们总以为自己离开电脑就过不下去的, 看来并不是这样, 冷冰冰的电脑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生活。给彼此一点时间, 你会发现生活里原本有很多美好。

城市空间

开心的活着

杨福成

她的QQ昵称虽然是“无忧草”, 可她的人生却没有那么诗意。

她说: “人们经常把婚姻比喻成坟墓, 但是我的坟墓比坟墓还惨, 坟墓进去就太平了、安静了, 而在火坑里待着就是痛苦地挣扎, 死不了活不好的自然状态。”

没错, 她的人生因为婚姻而悲惨。

是在八九年前, 她鬼使神差地就跟他, 自己出着钱跟他过。然而, 在一起还不到五个月, 他就在外面找了别的女孩。

她痛不欲生, 但为了面子, 怕家里人说闲话, 她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煎熬着, 像熬中药一样。

两年后, 她怀上了孩子, 肚子变大了, 不能再上班了, 就在家待着, 让他养着。他的家人不乐意, 嫌她不上班, 不挣钱, 并不不断地折磨她。

终于熬到孩子快出生了, 她去了他的老家。这一去, 恰似生死一劫。

孩子是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里出生的, 他家外债一堆, 舍不得去送医院。孩子出生前的疼痛让她快要窒息了, 可是找的接生婆, 由于雨大, 过不来。

孩子出生后, 他只在床呆了一天。这七天, 他一直在和家人嘀咕事情, 商量该如何安置他和孩子。

一日三餐, 一点菜都没有。开饭, 也像给犯人送饭一样, 放在桌子上他就出去了。

有一次, 她们俩饿了差不多一天, 等后来她给孩子喂水的时候, 小孩都已经不会喝了。

出月子的第二天, 她就离开了他的老家, 一个人抱着孩子登上了长长的列车。到了北京, 她崩溃了, 他们俩每天都会争吵、打架, 往死里吵, 往死里打。

他的家人依然给他出着点子, 怎么来对付她们俩。

刚满两岁, 就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 找了份工作。

上班挣钱了, 不管多少工资, 发了, 她就交给他。不然, 他就会不开心。

过了三年, 他又在网上找了别的女人, 每天在网上跟那女的聊天。

终于有一天, 他失踪了, 带那个女人出去旅游了。回来, 把一堆亲昵的照片摆在她面前。离婚!

她没有答应。她说, 她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坚持。

十年的“火坑”生活, 已经让她变得淡定, 看淡了爱情, 看淡了家庭, 她对他还有他的家人, 没有了恨。

她说: “以后就遂着自己的意愿开心地活着。”

现在, 她一个人把女儿养得很好, 能歌善舞, 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呢。

她把女儿的照片发给我看, 一个很漂亮很乖巧的女孩, 我说: “你每天看着这么好的孩子, 幸福肯定是满满的!”

她说: “是啊, 要不, 我怎么会叫‘无忧草’呢?”

每个人都不有一段或者几段悲苦不堪的经历, 若总是停留在那片沼泽里, 肯定会在某一天, 若是能够“遂着自己的意愿开心地活着”, 幸福则肯定是满满的。

唯一愿望

刘卫

任女雯雯和男友小勇已经谈了两年的恋爱。双方家长都认为他们的爱情瓜熟蒂落, 该议个吉日把婚礼办了。

春节长假, 双方家长带着孩子约定在一家酒店见面。

经过商议, 婚礼定在今年“五一”, 并就婚宴规模、出席人数、伴娘、

司仪、现场摄像、迎娶新娘车辆和到达时间等细节达成了共识。雯雯的爸爸一再强调, 按本地的迎娶规矩, 届时一定要由小勇把雯雯从娘家抱到小车上去, 以示恩爱。

光是大人在谈, 还没有征求结婚主体——当事人的意见呢!

当雯雯的爸爸转过头笑盈盈地问小勇还有啥愿望时, 他怯怯地看了身材略胖的雯雯一眼, 愁眉苦脸地说: “叔叔, 到时还要上您家四楼抱雯雯呀! 您看我这身板瘦的, 能不能叫您儿小汤这几个月亮减减肥啊? 这是我结婚前唯一的愿望。”

举棋不定的时候, 不料在婚介交友中心最近又举行的一次相亲派对上, 认识了新加入的会员——李剑, 李剑穿着一身名牌衣服, 跟小甘、小汤身上普普通通的衬衣、西裤和体恤、牛仔裤比起来, 显得特别夺目, 真是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重要的是他在众人前潇洒地拿下了手中的遥控钥匙, 门口那辆气派的福特车, 随即发出悦耳响亮的自动锁门声音, 这深深引起了我的注意。联谊派对结束时, 当李剑提出送我回家时, 我就犹豫了不到一分钟, 眼前浮现出“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的美好前景。原来缘分就像是等车, 频频为我停留的小甘和小汤这样的公

交

交

交

交

交

我的相亲故事

黄燕红

车并不是我想坐的, 我真正想坐的原来是李剑这样的小车。于是我完全不理睬小甘和小汤的目光和想法, 就公开义无反顾地坐上了李剑的轿车潇洒地离开了。

坐在李剑的福特车内, 我一直沉浸于一种眩晕的“幸福感”里, 可是甜滋滋的好情绪很快被中断了。车开到半路, 李剑叫我下来, 说要把我送回家。

他朋友原来这车是他朝别人借的, 这突如其来沉重打击让我顿时像掉进了冰窟窿一样寒冷。

他朋友赶来将车子开走后, 我只得“含屈忍辱”由李剑拦了一辆的士把我载送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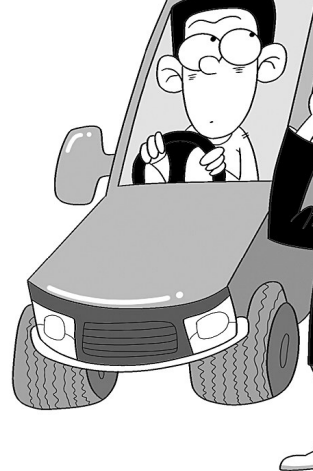
到达我家门口后, 李剑提议可不可以请他进去喝杯茶, 此时的我哪有这般心情啊, 就委婉回绝了。不让他进去坐会儿没关系, 哪知接下来, 李剑说今天出来忘带钱包了, 付不起打的费不说, 还要我借他一百块钱, 我一下子傻眼了……

交

交

交

花季雨季



连载

那时他常来找我, 但我想我决不会嫁他的。他既不高也不瘦(我喜欢高瘦子), 并且有许多女朋友, 在我看来是个“坏人”。但那年他过三十岁生日, 我带了一束桂花和蛋糕去看他, 他好高兴, 临时约了几个朋友来喝庆贺酒, 切蛋糕时, 他站在那儿直笑, 两个门牙长了好长一段路一句话也不说, 慢慢哼起来, 声音低沉而优美, 哼着哼着, 歌声全变成他对母亲和故乡的呼唤, 听得我的心紧紧地抽起来。侧脸望他, 也正好有泪自眼眶滚落, 透过松针的月亮在泪中碎成千百个, 小好像也不坏。从他做的许多事上, 看得出来, 他是个好人。可是他外走了一年, 走出了细细的恨和满满的

的爱。

我爱月亮, 山居, 和空想。他说要为我造一间小茅屋在山坡上, 屋外种棵大榕树, 树下放把椅子, 让我整天躺在那里思想和流泪。他将为我做一切。

婚后, 他的确努力替我做许多事, 洗青菜——洗好是揉成一团的; 洗衣服——一件一小时; 扫地——扫一半又去看书了。

时光使人成熟和衰老, 他好像却比几年前更小, 会傻笑, 会做滑稽样, 会让你给他东西吃: “一点点, 再一点点, 就感激不尽。”会抚平你起落不定的情绪。最主要的是彼此在生活中的步调一致, 他要适应你的, 就是你自己所要适应的。幸福的生活, 或者并不在完成你的梦境, 而是当你发觉并非你的梦时, 及时起来适应它, 你就得到你要的一切了。

我没有住成山坡上的小屋, 但我知道它仍在, 有一年的有一天, 我们会在云涌得最多的那个山坳找到它。你若到山里去采云, 请不要走得太深, 采得太深, 因为会惊醒那朵云根下银鬃白发的老公婆。

在七对佳偶的文章中, 桥桥的这一篇被公认为写得最好。她不止一次地感叹道: “桥桥非常有才, 可惜病把她毁了!”他曾经这样对我介绍: 桥桥从小身体不好, 是有名的病号, 左耳失聪, 又患肺病, 住过六次医院, 开过三次刀, 左肺切除, 肋骨拿掉五根, 她的病历如果装订起来, 像她的、旧的圣经那么厚。因此, 当桥桥生下女儿时, 亲友们都非常高兴, 认为是

一个奇迹。痲弦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总有晚上背她去医院的场景, 以前住在四楼上, 常常是上下来回反复背。有一次桥桥在年初三病倒了。整个新年就在医院里度过。怀二女时, 桥桥阳萎, 带着胎儿还开了一次刀。倒是这二女, X光照啊照的, 一点影响也没有, 痲弦说: 桥桥就像我们中国, 多灾多难, 什么苦都受过; 又像圣徒, 所以到人间来, 是为了见证许多道理。

他们的长女景苹(乳名小米), 于1970年7月出生; 二女景蒙(乳名小豆)相隔十年, 于1980年7月出生。痲弦自谓是北方人, 吃五谷杂粮长大, 所以叫女儿为小米、小豆, 本来还打算有个小麦, 因为桥桥身体不好不想生了。给两个女儿起名字, 有纪念家乡的意义。苹是他外婆家村名平乐的谐音, 蒙是他家村庄营“营”的谐音, 痲弦的童年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度过的。狄更斯有《双城记》, 痲弦有“双村记”, 这使她颇为自豪。

这样一个四口之家, 是非常和谐、美丽的。

痲弦主外, 桥桥主内。痲弦的应酬多, 常要桥桥一起出去, 但桥桥宁愿待在家里做贤妻良母, 把家务弄得清清楚楚, 把孩子照顾得妥妥帖帖, 让痲弦毫无插手的余地, 以至于痲弦有时还要抱怨, 桥桥的家务“做得过分好了”, 影响到健康。

虽然较少外出, 家里却常是高朋满座。两口子都好客, 桥桥又善烹饪, 一做就是十几道菜, 深受来客欢迎。尤其是她包的馄饨, 下的素面, 吃过的入骨久久难忘。

在家里, 他们两人都很孩子气。例如: 桥桥把小性子的时候, 痲弦只要背着她在屋子里转三圈; 或者把她抱起来, 抱得很高很高, 高到可以够得着天花板, 她就破涕为笑了。有时桥桥闹不过过来, 痲弦便这样想: “她是我女儿的妈呢!”就克制住自己, 任她发作, 父女三人一起受处分。有记者问桥桥: “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过争吵?”桥桥回答: “是有, 但吵不过我。”桥桥说: “吵架, 吵架, 我们只有我‘吵’, 而他‘架’。”

痲弦特别疼爱孩子, 父女在一起时常以诗对话。例如: 痲弦说“眼睛”, 小米就答“是黑色的溜冰场, 周围是栏杆, 有时会下雨。”“枕头呢?”小米答: “头的沙发”。由于高兴, 把心肝儿、宝贝儿都挂在嘴上。

交

交

交

交

交

除地下党的51军工作委员会书记, 解方到延安后的第一个职务, 是中央军委情报部3局局长兼1科科长, 专职研究日军。科里除1人稍懂日语外, 全是新手, 而解方在延安那方天地里, 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了。他认为研究日军首先要掌握基本情况, 从日军序列、建制、编制、装备、将领素质、驻地分布等等, 到与日本军力直接相关的国力情况, 都须心中有数, 而他自己就是个“资料库”。几近从零起步的1科, 在解方领导下, 很快迈入一片新天地。

无论怎样渴望打仗, 解方都不能不为其党的知人善任折服, 那也是他一生中内心舒畅的时期之一。

因为“天津事变”, 张学铭辞职, 解方与张学铭共进退, 到北平闲居。就在这时, 媒人接踵而至, 先后给他介绍的小姐, 有张学铭的小姨子, 荣臻的女儿, 张学良的妹妹, 等等。他从来不是攀龙附凤之人。至于抽大烟、逛窑子、赌博之类, 这些旧军人习以为常的劣性, 更是与他绝缘。忧国忧民, 报国无门, 军人解方就在那些痛苦的日里, 潜心研究日本这个对中华民族危害最大的对手。

从国民党少将师参谋长, 到共产党情报局长, 一身灰军装永远是那么清爽, 办公室兼宿舍的物品井然有序。而在有的人眼里, 他就是个“旧军官”, 包括他的整洁, 注意军容军纪, 都是“旧军官习气”。争辩问题不占理, 就拿“你是旧军官”压人。他给党校校长彭真写信, 请教像自己这样的“党的丑女婿”, 究竟应该如何自处。不久, 周恩来召集原东北军地下党的一批同志开会, 声明中央的“一视同仁”政策。

倘若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他不会给彭真写信, 但这是涉及相当一批人, 关系到党的政策问题。在原则问题上, 他是从来都不让步的。就像有人用“你是旧军官”压他, 并不妨碍他据理力争, 一定要明辨是非。只是他的据理力争从来都是“解方方式”, 不会面红耳赤, 让对方下不来台——那是一种内质的强硬与坚韧。

解方将军的座右铭是: “贞不绝对, 伙不同流, 外圆内方。”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刻苦攻读, 学习军事, 研究日本, 认准了自己将来的作战对手就是日

本。 “九一八”事变, 军人解方认定要救中国, 首先要将日寇赶出去。国民党腐败, 东北军“剿共”, 他痛恨国人自相残杀, 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就成了东北军51军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在军事上常有预见性的名将, 万万没想到建国后, 还会有那么多“运动”和“阶级斗争”, 更没想到他和许多打江山的将军, 都成了“革命对象”。关进秦城监狱快半个月了, 还有点莫名其妙: 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方呢?

在日本, 他琢磨资源匮乏的小日本, 明治维新后为什么变得那么强大。朝鲜战场上武打文武, 美军以钢铁为代表的综合国力, 美军代表谈判桌上的傲慢无礼, 更是让他刻骨铭心。中国必须富国强兵, 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国家安定, 人民团结, 齐心协力搞建设。家不和, 外人欺。 “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成这模样, 如果再有居心叵测的什么鬼子乘乱打进来, 那可怎么得了呢?

解方在日本养成冷水浴习惯, 在秦城监狱也在水龙头下冲。怎么能让“日本特务”洗澡呀? 水龙头给关死了, 就在不足10平方米的牢房里做俯卧撑、跑步。精于算计的当年的参谋长计算过, 8年间在牢房里跑的路程, 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又四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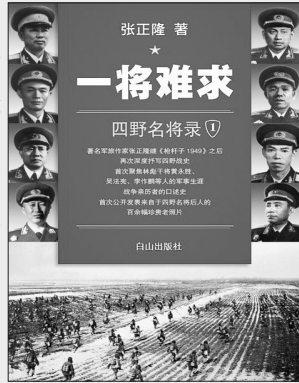
苏联卫国战争开战失利, 原因之一, 是之前“肃反”杀了许多优秀的元帅和将军。解方想的是, 万一有什么鬼子打进来, 他就要求上前线——前提当然是得有个强壮的身体。

出狱时的解方, 壮健如牛——谁都说这哪像蹲了8年监狱的人呢? 吕敬荣与解方见面而未敢说活, 那情景与邓华与彭德怀的那种咫尺天涯自然类似。

解方入狱8年, 出狱后又闲待4年, 出狱后来看望他的人, 入狱后不能探望, 给家人捎话、打电话询问、安慰的人, 应该是那个年代罹祸的老干部中最多的一位。

1979年2月, 解方重新恢复工作, 担任后勤学院副院长不久, 又来了一个人。解方立即安排这人住进医院, 又买些营养品去医院看望。

之前, 这个曾在解方身边工作、远在外地的人, 来信说他得了癌症, 希望老首长能在北京联系一家部队医院治疗。



张雪清

一将难求

四名名将

自由出版社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

张雪清